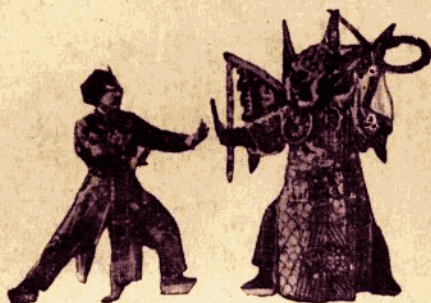


福建地方戏曲丛书



— 莆仙戏 —

三打王英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福建地方戏曲叢書

三打王英

(莆仙戏)

莆田县編劇小組整理

祁宗灯 执笔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三 打 王 英

莆田縣編劇小組整理

祁宗燈執筆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河東路得貴巷18號)

福建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

福州第六印刷廠印刷 福建省新華書店發行

*

開本787×1092 1/36 印張7/9 字數16,000

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3,150冊

分類號：K243·71

統一書號：T10104·209

定 價：(6)九 分

內 容 簡 介

汉光武殺戮功臣，二十八將后裔反出洛陽，聚盟白沙滩，相約永不事漢，若提漢家二字，責打八十棍。后刘庄即位，匈奴乘虛兴兵入寇。王英嘆国家垂危、生灵塗炭，毅然下二龙山，前來太行請姚剛出兵破虏，救国救民。姚剛不肯，堅持盟約，三打王英。英忍痛甘受，終于感动姚剛，下令集众，打起太行山旗号，下山共破匈奴。

人物：王英 銚剛 头目 喽兵若干人

〔王英舞着棒上。〕

王英：（唱“步步嬌”）

望朔北尘土飞揚，（重句）

任胡騎奔馳肆猖狂。

聞訊怒昂昂，

諸兄弟皆想（重句）

破虜上前方。

出主張还須賴銚剛。

尽管他怀恨难商量，

我也要說他下山崗。（到太行山寨外）

（白）呔，寨上有人在否？

头目：（上）何人叫山？

王英：你可报与你家大王知道，說二龙山寨主王英，特来拜会。

头目：哟，原来是飞毛腿將軍，王寨主請少待，容我报知大王。

王英：劳煩通报。

头目：請了。

王英：（望介）你看，这太行山旌旗簇簇，刀枪閃閃，好不威风啊！

头目：（內声）众兄弟听着，大王有令，排列队伍，一同出寨迎接王寨主。

众：（应声）得令。

〔吹打，众上。〕

王英：来了，来了。（見众兵威武，贊美介）哎啊！銚大哥果然善于治兵，手下嘍囉，个个好象天神一般，有这一支兵下山，何愁匈奴不灭！

〔銚剛上迎。〕

銚剛：王賢弟！

王英：銚大哥！

銚剛：来了。

王英：来了。哈哈！

銚剛：哈哈，賢弟請。

王英：大哥請！

〔同攜手环場入寨。〕

銚剛：賢弟請坐。

王英：大哥同坐。

銚剛：前年分手白沙滩，今朝聚会太行山。

王英：三載无由見哥面，特地上山来問安。

銚剛：岂敢。嘍囉！酒席排在聚义堂。

喽兵：是。（拂酒席介）

王英：哎哟，大哥你也太客气了。

姚刚：你我一别多年，难得今日会面，自当聊备薄酒，与贤弟接风。

王英：既承厚意，弟就领数杯。

〔小吹，同入座，二喽兵伺壶。〕

姚刚：贤弟请酒。

王英：大哥同饮，干！（同饮介）

姚刚：（唱“老生东”）

一别三年断来往，
今朝会面喜若狂。

王英：大哥啊！

（接唱）

当年并立似雁行，
如今好比参与商。

姚刚：可恨，可恼！

（唱“扑灯蛾”）

恨蔡元私立万岁牌，
竟将姚某马头挡。
是我毁牌伤他命，
带罪破虏去北方，
谁料蔡妃怀父仇，
借碎玉杯陷害忠良，

害我爹（重句）被斬荆場，

妖妃虽除恨难忘。

王英：哦！（故意大笑）哈哈！

銚剛：（怀疑）噢，为兄忆起往事，痛心疾首，賢弟为何反而大笑？

王英：我笑先帝杀戮功臣，如今江山危矣！

銚剛：咦，此言何来呢？

王英：大哥啊！你曾听见北匈奴入寇之事否？

銚剛：略知一二，愿闻其详。

王英：听我讲来。

（唱“青衲袄”）

自从我輩（重句）反出洛阳，

匈奴乘虚入寇边疆，

明帝亲征被困五原，

眼看汉室势难久长。

銚剛：（接唱）

光武他不思，

基业由誰創？

兔死狗烹鳥尽弓藏。（重句）

新君今被圍，

有誰肯勤王？

（大笑）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

王英：（反故意大哭起来）嗚嗚嗚！

銚剛：（叉疑）咦！匈奴入寇，新君被圍，此乃大快人心之事，
你為何痛哭不已？

王英：喔，你要問我因何而哭嗎？

（唱“江頭桃花”）

匈奴殘暴，（重句）
甚于虎狼，
殺人擄掠，（重句）
焚毀村庄。
苦哉百姓慘遭兵燹，
流離失所好不淒愴！

銚剛：哦……（心動）

王英：（乘機進言）大哥啊！

（唱“落花”）

你我半生忝列戎行，（重句）
不想今朝遯迹草莽；
漢家若然有我諸兄弟，
料想匈奴早已一掃光。

銚剛：哎，自家打掃門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。賢弟不談此事
吧！

王英：不談，不談，這都是先帝自作孽，才累及子孫吃虧。不
管他，不管他，不過那百姓……

銚剛：（截住）賢弟請飲酒吧！

王英：好，飲酒就飲酒。（同飲介）大哥啊！近來京都新聞，越

出越奇，說起來也好笑呀！

銚剛：有何可笑？

王英：（又乘机进言）听说新君继位之后，造云台，画二十八将象，日夜焚香礼拜，要替他父贖罪呀！

銚剛：唔……

王英：（进一步）还有，前日阴太后也下了“罪己詔”，报請咱諸兄弟回京供职，輔佐新君，統兵破虜。你看，她真是异想天开呀！

銚剛：此乃是假仁假义，賢弟你也知道吧？

王英：我怎不知？……可是諸兄弟……

銚剛：諸兄弟岂肯应詔？

王英：都想应命而出。

銚剛：决无此事。

王英：确有此事。

銚剛：噫！（发觉）莫非是你……众喽囉，排列刀斧手伺候。

众：（应声）得令。

王英：（向内看。旁白）你看，銚剛排列刀斧手，明系是有意要來威脅我。哎，來者不怕，怕者不來。我且随机应变。

（对銚剛）大哥，你这部下軍容也威严极矣。

銚剛：賢弟你过奖了。

王英：实在威严。

銚剛：过奖，过奖。

王英：威严。哈哈！（乘机又说）大哥，想你当年跟随伏波将

軍出兵，百戰百勝，名聲如雷霆一般，誰人不識你这紅面將軍呢！

銚剛：（自豪地）若論銚某威名嗎？嘿嘿嘿。

（唱“錦庭芳”）

想當年，烏桓、匈奴、鮮卑聯兵犯邊疆。
鉄騎凶猛勢莫當，
馬伏波下令抵抗，
選猛將首點銚剛，
一馬當先，破陣冲鋒，
銀槍橫掃，人翻馬仰，
殺得神号鬼哭，山搖地動，
番寇聞名，心惊胆喪。

王英：（再進言）是啊！大哥威名遠著，匈奴見影就怕，此番若肯出馬，料他不戰自逃。

銚剛：（忘形地）非我誇下海口，若是銚某出陣嗎？嘿嘿嘿，任他千軍萬馬，只要俺大喝一聲，管教他魂飛魄散，棄甲曳戈而逃。

王英：（乘機激將）今日匈奴卷土重來，明系看咱中原无能人，大哥何不展出本領，替國家出力出力。

銚剛：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

王英：國家存亡，匹夫有責，大哥你……

銚剛：（截住）住了，當年有約在先，今日飲酒，只叙兄弟私情，勿提漢家之事！

王英：国家快要亡了，还守什么盟約，大哥速速下山归汉，統兵破虏。

銚剛：（勃然大怒）呸！

（唱“八声甘州”）

大胆王英出言无状，
敢作說客想事汉王。
忘却仇恨不守盟誓，
定要責罰以維約章。

王英：大哥啊！（接唱）

哥你一身系国存亡，
归汉破虏理应当，
妖妃斬，先帶薨，
私仇不解，心何太剛？

銚剛：呸！我等当初反出洛阳，諸兄弟在白沙滩盟約，永不事汉，若有人說起汉家二字，罰打八十棍，你今日竟背前盟，若不重責，难免諸兄弟效尤。嘍囉！将王英推下責打八十棍。

嘍兵：是，推下打。

王英：慢！（向銚剛）大哥，当真要打嗎？

銚剛：軍中无戏言。

王英：也該念着当年交情，免打数棍！

銚剛：这……姑念初犯，就免四十棍。

王英：那就差不多了。（对嘍兵）来打吧！

〔王英独自下，喽兵跟下。〕

喽兵：（内声）稟大王，看棍。

銚剛：这……自管打。（内責打声）

喽兵：稟大王，打过了。

銚剛：快将王賢弟扶出来。

喽兵：是。

〔王英負痛上。〕

銚剛：賢弟！

王英：大哥！

銚剛：賢弟，这是你故違誓言，該受此罰，莫怪为兄薄情。

王英：不怪。

銚剛：不怪？

王英：不怪。

銚剛：賢弟再請酒！

王英：飲酒就飲酒，王英反正就是“打換吃”。（想坐下，覺痛）
哎唷……

銚剛：賢弟痛嗎？

王英：痛？——（又乘机轉移話鋒）这有什么痛？昨夜我被人家打
那才痛呢！

銚剛：（不平地）噯！誰人如此大胆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？

王英：（故意皺着眉）唉，这人不好惹啊！

銚剛：（火起）就是当今天子，吾何足懼，賢弟速速說來。待
为兄替你报仇。

王英：打我的就是先父和你爹銚期、馬武伯伯等。

銚剛：（恍然）喲，賢弟你原来是在此說夢話！

王英：是夢，是夢，我夢見他們杀气騰騰，手持家法，將咱諸兄弟拼命打！拼命打！

銚剛：定是責我等仇報未盡！

王英：不是，他們是這樣罵：（裝做老前輩的態度和口吻）我輩生前流盡血汗，打出一座漢室江山，只望你等克承先業，燕翼貽謀，不想你这（指銚剛）不肖子孫，連那小小匈奴入寇，就無一人出頭抵敵，弄得金甌殘缺，生靈塗炭。這奇耻大辱，皆由你这不爭氣的……（指銚剛鼻子）

銚剛：哼……

王英：（急轉話鋒）這是伯叔們罵的，與我無干。

銚剛：如再胡言，休怪為兄翻臉！

王英：我還怕你翻臉？為了替祖上爭氣，勸你趕緊出兵去破虜……

銚剛：（截住）賢弟，你喝醉了嗎？

王英：王英酒量如海，飲酒好象韓信點兵，多多益善，不是我酒醉，醉的倒是你自己。

銚剛：這話怎講？

王英：（乘機）王英來太行山之時，听得路人傳說，匈奴每攻下一個地方，就是殺人放火，無惡不作，可憐五原百姓，流離失所，盼望救兵，如大旱之望雲霓。大哥！你忍看生靈塗炭，不肯出兵，不是酒醉是什麼呢？

銚剛：（心动）唔……

王英：（直劝）大哥！为了救民于水火，須要下山归汉呀！

銚剛：（听到归汉又怒）呸！又提归汉，好不荒唐。嘍囉！将王英推下，再打四十棍，問他归汉是誰主張！

嘍兵：哦……（犹豫）

王英：（对嘍兵）嗨！你等不必为难，要打就打，討饒不是英雄好汉，自管来打吧！（逕自先下）

嘍兵：（跟下，内声）稟大王，看棍！

銚剛：自……管……打。

〔内打王英声，王英又上。〕

王英：（旁白）挨打八十棍了。如今要是再讲，說不定这紅面汉就敢……（比杀介）哎，为了保国卫民，怕什么？再讲！再讲！（进前又止）慢，这紅面汉用硬是讲不通，还是用軟索来捆他，才肯出兵。

銚剛：嘿，賢弟你受气了嗎？

王英：不气。

銚剛：怨嗎？

王英：不怨。

銚剛：妙，好賢弟！

王英：好大哥！

銚剛：賢弟，当年諸兄弟，尊我为长，监守誓言，为兄若不严行軍令，盟誓之言，付諸流水。賢弟受杖，不怒不怨，正是知理不怪人。来来来，打是打了，酒还是要飲，待

愚兄亲自伺壺，一同暢飲數杯。

王英：多謝，多謝。

銚剛：嘍囉！奉大杯過來。

嘍兵：是。（奉大杯上）

銚剛：喂，愚兄這一杯酒，與賢弟賠禮。

王英：不敢當。

銚剛：賢弟不飲，就是怨恨我了。待愚兄下了仝禮陪罪。（下
介）

王英：（急扶）不要假惺惺裝腔作態，飲就飲吧！

銚剛：賢弟，如今飲酒只說酒話，免得違盟挨打，被山中兄弟取笑。

王英：唔……（靈機動，假哭）嗚嗚嗚。

銚剛：賢弟，你因何又在痛哭？莫非是怨愚兄執法無情嗎？

王英：你知道我是天生飛毛腿，還怕打嗎？我是為了你，為了太行山三軍將士，才痛哭流涕呢！

銚剛：這話也奇呀，望賢弟你明言。

王英：好，你叫我講，我就講，古道：唇亡齒寒。復巢之下，焉有完卵。大哥，你今日若不出兵，匈奴一至，漢室一亡，太行山乃是彈丸之地，怎敵百萬番兵？那時任你英雄蓋世，也難免玉石俱焚。

銚剛：說來說去，還是要我出兵；嘿嘿嘿，任你口吐蓮花，也難動我心，你如再提起此事，立刻打斷你這兩腿！

王英：講來講去，你也只有一句打，我老實告訴你，為了國家，

为了百姓，为了山中兄弟，打死我也要再讲，我看大哥你还是下山才是。

铤刚：喔……（唱住）贤弟呀，你今日莫非疯癫吗？

王英：我也不疯，也不癫，只要三寸舌不烂，定要为民请命。

铤刚：（又怒）呸！你这匹夫，敢来代汉家作说客，嚟囉，将他推下再打四十棍。

嚟兵：（不忍，想求情）哎，大王啊……

铤刚：（截断）呸！本大王言出法随，棍打难免，谁敢讨饶，一体同罪。

王英：大哥你难道就不顾兄弟生命，百姓死活，忍令锦绣河山，淪于夷狄吗？

铤刚：这……打！

王英：打就打，打了还是要再说。（快步退下）

〔众嚟兵面面相觑，但又无奈地跟下。〕

嚟兵：（内声）稟大王，看棍！

铤刚：这……打吧！（听内打声，心不忍）住了。王贤弟，你若肯不提汉家，可免责打。

王英：（内应声）不能不讲，我宁愿死在大哥杖下，不愿死于匈奴之手。众兄弟，赶快打吧！我好再讲啊！

铤刚：（大为感动）哎！

（唱“啄木儿”）

王英出言理直气壮，

一心为国情甘受杖，